

不夠重視

不易維護

不敵暴雨



暴雨前——漢霸二王城城牆

受訪者供圖



暴雨後——漢霸二王城所在山體坍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洪水來了，城牆塌了，印記沒了……」入秋後北方的強降雨，使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局部城牆造成損壞，引發出眾多對全國同類文物保護深深的擔憂。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河南省鄭州市走訪部分受災古建築發現，在暴雨中受損的不光是列入國家級、省級保護文物，部分低級別或者暫時未有定級的文物更因為疏於日常維護而只能聽天由命。在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的當下，文物該如何保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李陽波 河南鄭州、陝西西安報道

露天文物保育

刻不容緩

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在總結「720暴雨對河南文物影響」時表示，從此次防汛救災的過程來看，文物所在地領導重視，政府主體責任和作用發揮得好，有專門管理機構、專人值班值守的世界文化遺產、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都能夠及時搶險防護，而無專門管理機構和人員的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就無法及時發現和排除險情，受災情況普遍嚴重。

漢霸二王城遺址 城牆坍塌大半

距離「720」大暴雨已經三個月了，通往漢霸二王城遺址的道路仍舊被土堆擋着，車輛開不進去。雖然遺址現在關閉整修，但因為無人看管，土堆邊被「踩」出了一條通道。「走過去太遠了，你可以騎着我的馬過去，我還可以給你講講漢霸二王城的歷史。」就這樣，香港文匯報記者付了當地村民20元錢人民幣，騎着馬，從土堆邊上繞過，進入了霸王城遺址境內。

漢霸二王城是河南省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第七批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霸王城城牆被雜亂的警戒線擋着，周邊放了不少「前方危險請勿靠近」的牌子。只見不高的城牆牆體已經坍塌大半，牆體上有三個後人開鑿的壁龕，裏面擺放着霸王等人的雕像，其中一個壁龕幾乎完全被倒塌的土堆掩埋，霸王像上方的牆體凹陷，周邊亦有裂痕。「下大雨那會兒，這邊都沒人，國家已經派人來整修了。」

牽馬村民指着廣場上一個帳篷說，那就是國家派來修城牆的人。只是，帳篷裏的人不在。「平時也沒啥工作人員，這個地方靠着黃河，現在不讓隨便動。」

牽馬村民已經60多歲，從小就在霸王村生活，「前幾年要建公園，我們就遷出去住了。遷出去之後也不種地了，靠牽馬生活。」談起三個月前的大雨，他依舊很感慨，「沒見過那麼大的雨，要不是我們早從山裏搬出去，估計我們也都有危險。」

鄭州文物局局長：土質文物保護是世界難題

鄭州市文物局局長任偉表示，在鄭州的不可移動文物中，土

城址、土遺址類佔60%以上，這些土質文物最易遭受雨水侵襲受損。「土城址、土遺址的保護是世界難題，土城址、土遺址土經過急劇降水的沖刷和長時間浸泡，在動水壓力和靜水壓力的雙重作用下，穩定性受到很大影響，抗剪強度、內摩擦角兩個指標急劇降低，極易受到暴雨沖刷損壞。」

漢王城和霸王城城牆完全是用黃土分層夯實的，距今2,200多年歷史。一直以來，漢霸二王城城牆就因受到黃河水的侵蝕，僅剩不到百米。

前記者：不必把文物保護想得過於複雜

長期關注河南基層文物保護的一名前記者周健說：「漢楚爭霸，這段城牆幾乎成了唯一的歷史見證。這次鄭州大雨，裸露的黃土面對超強暴雨根本沒有抵抗之力。這次暴雨把這千年城牆沖得所剩無幾了。」

周健說，儘管漢霸二王城是國家級文保單位，但在保護方面卻不盡如人意，「當地政府想要在保護的同時進行開發，曾讓企業參與，但因為黃河綜合整治企業退出，這個工程成了半拉子（當地用語，意指一半）工程，並沒有起到有效保護文物的效果。」周健覺得，不必把文物保護想得過於複雜。「一塊有歷史價值的石碑可能只需要一個堅固的玻璃罩；一個土城牆可能只需要一塊塑料雨布為它遮風擋雨。」

村民：修廣場不如先護好城牆

而如今，站在混凝土水泥鋪就的廣場前，看着消失殆盡的土城牆，連牽馬的村民也小聲抱怨了一句，「廣場修這麼好有啥用，還不如先把城牆給保護起來，要不然大雨也不會把城牆全毀了。」

任偉則表示，對於土城牆，整體包圍式夯土加固更有助於土城牆的長久保護，典型區段城牆和城牆斷面可以通過修建保護棚方式進行展示，兼顧城牆保護與文化展示。



●雖然漢霸三王城遺址現在關閉整修，但因無人看管，任何人都可以步行或騎馬進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總工程師查群在山西調研古建築因災受損情況時表示，低級別、無級別文物在水患中的損害有一部分原因是因地處農村，疏於維護。「日常維護極為重要，哪怕每年上屋頂勾縫，打理一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

文物專家表示，尚未定級別，並非意味著價值不大，文物「無高低」。但在現實中，無級別文物就像被「棄養的孩子」，任其自生自滅。

保育無王管 古宅任人改

在鄭州蔡陽的油坊村，有自清代前期陸續建起的豪宅，雄偉的閣樓、渾厚的牆壁令該村別具風味，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古宅大多還為私人所有。然而，同在一個村子，古宅卻「不同命」。被評為省級或者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就能有資金定期維護，但沒有被評上的，只能「自生自滅」。

50歲的秦先生家也是世代住在這樣的古宅裏，只是到他這一代，他只用了堂屋一樓的房間，二樓還有東、西樓都常年上鎖，「沒人住，我也沒那個實力修。」而他家的門廊已經變換了模樣，「1998年洪水的時候門廊受損，只能重建了。」秦先生說，之前很多攝影愛好者都會來他家拍攝取景，但是自從門廊換成了水泥平頂，那些人就再沒有來過。

「這次暴雨把屋頂的瓦片沖掉了，木頭也都腐爛更厲害了。」秦先生說，其實，油坊村的古宅所剩無幾，「解放後流行平房，家裏條件好的都重修蓋了。」而他家因為條件不好就一直「倖存至今」。

「我也知道這是古宅，但我們也沒有被評級，對我個人來說意義不大。有條件的時候，還是想要重新蓋新房。」

附近的高山鎮石洞溝村作為典型的中國古村落，村內分布着不少明清民居，多用石頭和青磚壘成。這次大雨，村裏有近一半房屋受損，有的甚至完全坍塌。當地村民表示，有不少人早就搬出去住了，不願再花錢修；而地方政府忙於救災，也沒有錢來恢復重建這些民居。

專家：無級別文物如棄養的孩子

保育項目難落地 文物受損不可逆

無獨有偶，位於鄭州羣義的宋陵在此次暴雨中遭受「洗禮」亦是因為規劃中的「宋陵遺址公園」一直未付諸實際，而導致不少文物都裸露在外，任由暴雨沖刷，兩三個帝王陵裏的石人石馬已出現嚴重的風化現象。

宋陵被列為第二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包括「七帝八陵」，南北長約15公里，東西寬約10公里。北宋九帝中，徽、欽二帝外，其餘七個皇帝連同趙匡胤的父親，均葬於此。儘管是

「國寶」，但除了其中一座陵墓有專人看管，其他6座陵墓只由地方文物部門僱傭村民，日夜看護。香港文匯報記者回訪時，不少村民表示，當時根本顧不上宋陵，本來那些石像就裸露在田地裏，任人撫摸攀爬。

宋陵作為「國寶級」文物單位，當地亦曾表示要建設宋陵遺址公園，但至今項目未落地。在周健看來，文物保護不能等。不能「等錢來」、「等項目來」才行動。「一旦遭受像720大暴雨這樣的災，文物被損就是不可逆的。不如在能保護的時候盡量先保護起來。」

▼私人古宅主人可任意改建。圖為秦先生重修的水泥門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西安城牆仍完整 設地下水位監測



●文保工作者定期檢測城牆防滲等體系。受訪者供圖

始建於隋朝的西安城牆是我國目前現存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築。西安城牆工作人員張小姐說，西安城牆在建築之初，除了一整套嚴謹的質量標準體系，同時更特別注重城牆和牆面的防滲、防滲，構

築了嚴格的防排水體系。其中，西安城牆排水系統最為人熟悉的便是海墁和流水槽，一直沿用至今，現在依然在防洪防滲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海墁是指城牆頂部的平面。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陝西巡撫畢沅主持修葺西安城牆，為便於防止城牆受雨水浸泡，先於海墁填夯0.45米厚三合土，上面再鋪上2層城磚，並統一全城海墁向內傾斜約5度，這樣，一旦下雨，雨水會迅速導入城牆內側排水槽。

而流水槽則為磚石結構，每隔40米至60米設置一處，附貼於城牆內壁，從城頂直立達於城基，城下有滴水石，與溝渠相通，雨水從城頂入吐水嘴，順槽而下，至滴水石後再散進陰溝。挑水石槽的修建，防止了城牆牆體因雨水浸泡而塌毀。

汛前有準備 搶險有對策

此外，張小姐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特別是在防滲方面，西安

城牆管理機構在逐年的維修過程中，形成了完整的預防性保護體系，一方面管理機構有完整的保養維護巡查機制，另一方面，西安城牆建立了獨特監測體系，這被認為是預防性保護中最關鍵的一環。「西安城牆所有段，包括城門區域、馬面區域，有八千多個遺址監測點。對處環城護城河一帶，建立了二十四個地下水位監測點。」每年汛期的動態數據，都是為了確保汛前有準備，搶險有對策。